

从视觉建构到认知重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视觉修辞路径研究

◎刘浩然 王汝虎

摘要：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将“打破偏见”的核心议题融入哪吒与敖丙的成长困境，刻画了个体对抗群体偏见和权力规训的叙事主题。影片运用视觉修辞，从视觉文本的三重意义系统出发，通过隐喻和转喻机制，将抽象社会议题转化为具象视觉符号。影片还具有隐性认同与认知重构功能，在开放的意义阐释空间中引导观众从画面解读延伸至现实关照，实现从单向说服到多元认同的转向。这种将镜头语言、构图策略与社会隐喻相勾连的视觉修辞实践，为这部电影营造了一种极具现代性神话意蕴的视觉修辞语境。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闹海》；视觉修辞；隐喻；转喻；认知重构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5.21.020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集，凭借惊艳的视觉效果和经典故事的传承再现，引起了国内外观影热潮。截至2025年6月7日，该片全球票房已超过158亿元人民币，成为目前世界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将《哪吒之魔童闹海》置于视觉修辞分析框架中可发现，无论是电影中的元素、镜头组接形成的叙事认知，还是隐喻、转喻映射出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其丰富且富有深意的视觉修辞手法。本文将围绕《哪吒之魔童闹海》，从视觉修辞建构、隐喻与转喻机制和视觉修辞功能三个角度，分析中国动画电影视觉修辞的建构路径，探讨其如何引发观众的集体性情感认同。

一、视觉文本的三重意义系统：《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视觉修辞建构

视觉修辞学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国内学界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学科化进展。美国学者卡拉·芬尼根认为，视觉修辞就是“依赖视觉批评去阐明图片本身以及图片周围所包含的权力和知识的复杂的动态关系”。也就是说，视觉符号具有修辞性。^①故有国内学者总结道，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②。总之，视觉修辞是以视觉文本

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范畴涵盖影视、广告、短视频等文化领域，是借助符号学、修辞学和大众文化等学科资源生成的一种新的学科研究范式。影视作为20世纪以来视觉文化的主要媒介类型，是视觉修辞研究的主要对象。其核心问题在于：电影中镜头的选取与画面的组接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换言之，视觉文本能否像语言文本那样具有一定语法体系，以实现其修辞效果。克雷斯和凡·勒文提出了视觉语法分析的三种意义系统——认知呈现维度的表征意义、人际交流维度的互动意义和视觉布局维度的构图意义，同时提出了每一种意义系统对应的视觉语言特征及其语法内涵。^③以此为参照，下文将对《哪吒之魔童闹海》视觉文本的修辞建构系统展开分析。

（一）视觉元素的认知呈现：身份意义的视觉认知图谱建构

认知呈现的表征意义主要反映视觉文本中元素结构和叙事的关系。《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视觉元素的精心设计，构建丰富的叙事与象征意义，这种由表征元素搭建的叙事与象征意义，具有基础性的认知呈现功能，能发挥意义展现与视觉审美两层作用。电影中，动画元素对角色的认知呈现，并非单纯起视觉装饰作用，而是通过技术对符号进行编码，实现对传统神话角色的现代性解构，这种解构策略本质上是对神话本体的当代重构。^④中国动画电影向来有以风格化的视觉语言建构角色身份和精神内核的传统。1961年

的《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形象便借鉴了京剧脸谱，以红色象征反叛等色彩符号及戏曲武打的程式化动作，将其叛逆精神视觉化。在明代的《封神演义》中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情节，极具伦理色彩与自我救赎精神，但当这种充满暴力美学的文本向影像转化时，创作者始终面临伦理尺度与美学表达的平衡命题。^⑤这一经典场景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通过流体动力学模拟技术呈现出兼具痛感与诗意的视觉仪式：当母亲被炼化为仙丹时，哪吒暴怒之下冲破穿心咒，进而重塑肉身。在肌体分解过程中，骨骼崩解、血脉飞溅，符咒纹路与火焰动态交织。这种设计既保留了“骨肉还亲”的伦理张力，又通过水墨质感的流体运动消解了暴力的直白性。同时，符咒与火焰形成视觉呼应，成为“魔童”身份自我博弈的外显符号，构建起个体身份重构的视觉认知图谱。

此外，哪吒与敖丙带有羁绊的友情关系，通过精密的视觉符号被具象化。电影开头通过水墨风的动画、红蓝元素的交织变幻，配合太乙真人的旁白，将故事背景娓娓道来。红蓝两色作为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对比色出现在画面中，既是火与冰的属性对照，也是“魔丸”与“灵珠”命运羁绊的视觉认知。这种色彩象征在后续场景中持续强化：在决战时，冰与火分别向着对方的背景蔓延，暗示身份边界的模糊化，最终二者交融，战胜了无量仙翁。这些视觉元素的设计，通过视觉语言的有机组合，不仅实现了对角色个体与关系网络的认知呈现，更以符号化的表征策略，将传统神话的伦理内核转化为契合当代审美的视觉认知系统。

（二）社会关系的视觉互动构建：从权威解构到情感共振

首先，互动意义可体现画面创作者与观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态度。《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视觉互动意义，主要是通过镜头语言和视觉符号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结和认知共鸣。影片对家庭关系的视觉呈现突破了传统神话的父权框架，将哪吒的父亲李靖塑造为处于“权威维护者”与“情感联结者”之间的父权矛盾体，并借助具象化的家庭视觉互动，在银幕内外搭建起情感共振的桥梁。1979年的《哪吒闹海》通过将李靖置于画面中心，以仰视构图凸显其权威感；当哪吒自刎时，李靖立于画面高处俯视，象征着父权与天道的合谋。而《哪吒之魔童闹海》对李靖的塑造则进行了更具现代性的情感化转译：它抛弃了传统神话中象征父权威严的高角度俯视镜头，改用大量的平视镜头。当李靖俯身触碰哪吒肩膀时，镜头从哪吒的肩部高度平拍其俯下的身姿，这种“权力低位”的视觉构图，将

其从居高临下的规训者转化为平等的沟通者。李靖不再以命令式姿态出现，而是通过身体面积的缩小化与平视视角，完成了对传统父权的视觉解构。

其次，社会距离反映的是再现主体与观看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同的景别能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距离。^⑥《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景别的动态变化成为家庭情感流动的视觉呈现。当哪吒离开陈塘关去参加升仙考核时，特写镜头锚定殷夫人唇齿轻咬的面部细微动作，这种特写所构建的社会距离，让观众在近距离构图中直观感知母亲对哪吒的不舍。随着哪吒的离开，镜头也缓缓拉开，转为远景，殷夫人逐渐缩小为站在岸边的微小身影。景别的拉远，展现了母子分离的空间距离，也在视觉语法层面暗含后续剧情中母亲牺牲、母子永别的悲剧走向。这种视角与景别的视觉处理，不仅完成了情感态度的传达，更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观众进行意义再生产。当观众在远景中看到不断远去的哪吒与渺小的殷夫人时，便会想起自己第一次离家时，看着父母身影逐渐变小的场景。视觉记忆的重叠，让银幕上的家庭成为现实家庭的情感镜像，从而引发代际共情。这种以美好家庭关系展开的召唤式温暖叙事策略，既尊重了传统社会中的亲子关系，也尊重了积极进取的个体生命，实现了家庭关系上的情感共振。

（三）视觉构图的象征修辞建构：反规制视觉符号的意义生产

中国动画电影的视觉构图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美感，更蕴含丰富的象征修辞。中国动画深受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构图具有平面感和意象化特征。而中国动画电影的视觉修辞传统，则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视觉符号表达思想内涵，体现“以形载道”的文化思维。例如，《大闹天宫》中，天庭采用对称式视觉构图，以此象征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

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构图结构并非单纯的静态美学设计，而是成为建构反规制叙事的视觉语言。当申公豹在陈塘关独自面对三海龙王时，他的身躯在画面中虽显渺小，却因敌人呈放射状包围的布局，成为整幅画面的视觉焦点。这一构图既凸显出一个人对抗世界的反抗精神，也将其反抗意志转化为具象的视觉符号。影片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构图是在最终决战时：被镇压的海底妖族以俯拍镜头呈现在画面底部，直观展现规训力量的压制；当哪吒突破天元鼎时，构图发生反转，原本处于压制地位的黑块骤然膨胀，占据画面大半空间，阳光被遮蔽，形成“以暗破明”的视觉构图；紧接着的妖神大战场面中，右侧阐

教弟子形成的金色波涛与左侧海底妖族形成的黑色洪流冲撞在一起,中间血红色浪花翻飞,色彩与空间的分层设计,更将反抗叙事进一步强化。这些构图策略的协同作用,使影片超越单纯的视觉美学:当象征天道的金色波涛在黑色洪流中崩解时,构图实现了对权威结构的一次深刻视觉解构。

二、视觉修辞的认知联想空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隐喻与转喻机制

视觉修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视觉劝服能力,是因视觉实践中图像语法层面修辞结构的支撑作用。《哪吒之魔童闹海》借助丰富的视觉符号与修辞手法,构建起层次丰富的修辞结构。这些视觉符号和修辞手法通过特定的图像语法和结构,引导观众的认知走向和情感反应,从而在观众心中建立起与电影主题、情感相关的联想。这种联想机制不仅增强了观众对电影情节的理解,还激发了他们对电影所涵盖的社会和文化主题的思考。

(一) 物的隐喻机制:权力体系的跨域映射

乔治·莱考夫曾将喻体和本体分别视为两个“认知域”,认为隐喻发生的思维过程体现为“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②。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隐喻通过跨域映射将抽象的社会议题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从而激活观众对深层主题的认知与反思。这种隐喻逻辑在中国动画中早有雏形,例如,《葫芦兄弟》中,“葫芦”象征着团结同心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视觉隐喻,则以代表阐教仙人身份的绿佩与资源聚集垄断的仙丹为始源域,对应权力体系对身份标签化的枷锁与社会阶层固化这两个“目的域”,构成典型的隐喻结构。这种将抽象化的权力体系,以具体的视觉符号表现出来,使观众对权力体系议题的内涵形成新的认识。

绿佩不仅是身份地位的物质象征,更是权力规训的视觉符号载体,即持有者需遵循体系内的规则,否则将被排斥。当敖丙凝视绿佩发出“成仙真好”的感叹时,镜头分别对绿佩与敖丙憧憬的眼神给出特写。这种视觉关联将绿佩代表的仙门身份、象征社会认可的认知逻辑植入观众潜意识。随后,在哪吒识破虚伪本质、踢碎绿佩的场景中,碎裂的绿佩在火焰中化为残渣,始源域的符号崩塌对应着目的域“打破身份规训”的反叛叙事。这种符号的动态视觉解构,使绿佩从单一的身份象征,转化为串联“规训—觉醒”叙事链条的视觉符号枢纽。与之呼应的是“仙丹”的分配场景:在玉虚宫内部,九千颗仙丹堆积如山,专供十二金仙,而作为妖族弟子的申公豹,多年来仅攒下寥

寥几颗。始源域中这一鲜明的视觉冲突,暗指资源分配不公的困境。影片通过视觉符号的跨域映射,将神话世界的权力博弈成为现实的镜像,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仅获得审美体验,更完成对抽象议题的视觉化思考。

(二) 转喻机制:神话与现实的同域映射

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转喻不仅建构了等级森严的修仙体系,还承载了身份排斥、反叛困境等阶层流动问题的内涵表达。与隐喻运作原理不同,转喻的基础是邻近性,其特点是“同域映射”,即强调喻体和本体之间实际发生在同一认知域内部。^③电影以哪吒的“魔丸”身份为始源域,在“仙魔对立”的共同认知域中,指代现实社会中被污名化的“他者”。升仙考核中需掩盖自身魔气才可参加考核的设定、隐喻隐性规训机制的穿心咒图腾,以及哪吒因破坏力惊人被陈塘关百姓惧怕和排斥的处境,共同构成完整的身份规训链条——既呼应现实的阶层烙印,也映照边缘群体通过主流标签摆脱负面烙印的困境。当哪吒说出“成仙了是不是就不算魔了”,其背后是通过身份改造获得社会认可的认知逻辑,与身份规训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这种逻辑如同大学生考研时倾向报考名校,既映射了“名校毕业生更有能力”的社会身份偏见,也折射出个体在突破阶层时难以摆脱的身份困境。

此外,电影对申正道、敖光和李靖三位父亲角色的刻画,以“仙界父权”为始源域、“现实家庭教育模式”为目的域,在“父辈总想用自己的经验与方式为孩子铺路”的共同认知域中形成转喻关联。申正道秉持妖族只有努力才能成仙的观念,教导方式严厉,是传统严父形象的代表;敖光尊重儿子的理想志向与选择,堪称开明父辈的典型;李靖从总体来说是严肃、正直、传统的形象,既希望哪吒遵循传统规则,又对他充满偏爱与宠溺,是游走于传统与开明之间的父辈类型。李靖角色的复调性塑造尤其具有文化症候意义,这种权威话语与情感治理的辩证关系,恰恰对应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制度性规约与情感性补偿的双轨运行机制。影片最终以父权解构与情感重构的双重叙事策略,将神话原型转化为当代家庭教育困境的诊疗文本。这些转喻的核心,在于神话元素与现实经验在“身份焦虑”“代际关系”等认知域内的邻近性关联。影片借此超越神话叙事,成为探讨当代社会身份与代际和解的视觉文本。

三、隐性认同与认知重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视觉修辞功能

影片通过视觉符号的隐性意义,不仅使观众对现

代议题形成情感认同,更以视觉修辞的多元性引导观众在认知层面主动反思,连接了传统神话框架与当代价值诉求。下文将从隐性认同功能与认知重构功能切入,探讨视觉修辞如何推动观众从被动感知转向主动的意义生产,最终实现从画面解读到现实观照的跨越。

(一) 视觉修辞的隐性认同功能

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通过对语言的策略性使用以达到劝服的目的,以肯尼思·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转向“认同”,强调通过情感共鸣与认知联结实现价值观的隐性内化。伯克认为,修辞的本质是“通过语言策略创造认同”,强调社会个体通过共享的“质”(如价值观、符号、经验等)弥合差异,从而实现说服。^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多元化的视觉修辞为基础,将内涵意蕴与思想编码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构建起区别于传统神话叙事的认同机制。

电影中,玉虚宫高耸宏大的圆形穹顶以及阶梯式的座位布局,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空间,这一设计与《大闹天宫》中天庭的对称布局有着相似作用,同时亦有其独特性。中国动画常以仰拍镜头突出权威性,如《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居高临下的形象,而《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哪吒第一次进入玉虚宫时,则通过多个大远景镜头压缩哪吒所占画面面积,使其在宏大的空间中显得渺小。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将价值观隐含在比文字或言语更易被接受的视觉表征中,观众对影片视觉认知、互动以及隐喻的沉浸式观看,会无意识接纳电影对自由、正义与现实议题的复杂诠释。

(二) 视觉修辞的认知重构功能

邀请式修辞的介入也进一步解构了传统“作者中心”的权威叙事。影片通过视觉符号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将意义阐释权交还受众,并通过多重视角转换等方式构建开放的意义场域。这种视觉符号的多元性,使三位父亲的不同家庭教育模式形成多元光谱,影片并未区分好坏,而是在视觉叙事中带领观众感受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让观众可依据自身经验选择情感锚点。开放的修辞场域,使不同观众在代入与反思中重构自身认知。此外,哪吒“魔丸”身份的视觉符号,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年轻人的身份困惑。影片通过全景镜头拍摄大量统一着装的阐教弟子,并结合穿心咒的锁链特写,将身份规训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当看到敖丙为了让哪吒参加升仙考核,以灵魂控制其身体来掩盖魔气时,很多年轻观众会结合自身经历,联想到现实中为适应社会规则而进行的“自我表演”,或是为了融入某一群体而主动贴上的身份标签。

这种从神话符号到现实焦虑的同构关系,实现了视觉修辞从情感共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这种从“说服”到“邀请”的转向,正是新修辞学“受众中心”理论的实践,视觉修辞不再是单向式的劝服。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传统神话为外壳包裹现代性议题,在全球语境下完成了从精英叙事到大众共鸣的隐性转化。

四、结语

《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合理的视觉修辞方式,借助视觉文本的三重意义系统,以及隐喻与转喻的修辞结构形成的认知联想机制,将影片想要传达的内涵,连同“自我认同”“家庭代际情感”等现代性议题,隐含在视觉叙事中,最终实现在修辞上从单向说服到多元认同的转向,使观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达成隐性认同与认知重构。这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更引发了深层的情感共鸣,以及对现代性社会议题的价值反思。

注释:

①薛婷婷,毛浩然.国外视觉修辞研究二十年:焦点与展望[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03):29-34.

②刘涛.媒介·空间·事件: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09):100-109.

③刘涛.图像研究的语义系统及其视觉修辞分析方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37-48.

④刘亚男,邱青青,田瑞.从“肉身成圣”到“数字成神”:《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身份变格与镜像映射[J].电影文学,2025(06):53-57+87.

⑤周星,吴英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造性分析——神话祛魅、叙事反叛与文化寓言[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29-36.

⑥刘涛.视觉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45.

⑦刘涛.隐喻论:转义生成与视觉修辞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06):140-148.

⑧刘涛.转喻论:图像指代与视觉修辞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8(10):112-120+128.

⑨林玉佳.从说服到认同:视觉修辞的探索与思考[J].青年记者,2020(29):14-15.

(刘浩然系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汝虎系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